

第七章：小說〈蜓之原野〉

在北方，永晝之夜的紅太陽仍不露疲態地浮在地平線上，把冰洋表面都染呈一片血紅。沉甸甸的波濤輪番在駭人的轟轟聲中碎裂在陡峭的崖面上。

——《當我們一起跳海》亞托·帕西里納

紅色的蜻蜓在菜頭採收的日子裡飛滿整片田野。

土地上，儘是切除多餘而橫臥土梗的菜葉，一整排的菜頭等著撿拾裝箱。淋餘土的紅土特質，下過雨的隔天顯得過於濕潤而黏稠，赤腳踩在土地裡，沒多久便收穫了沉重的地氣，讓自己舉步維艱。

母親在田埂前列低頭彎腰採收，身上總是穿著長袖套頭只有露出眼睛的防曬衣著和斗笠，包的密不透風的服飾對她而言，才能真正抑止炎熱和暑氣擴散，雖然我更相信她是因為害怕晒黑。相較於女性工作者，男人通常穿著隨便打著汗衫和長褲，沒套上塑膠雨鞋而是穿著拖鞋，赤腳更常。陽光並不會因而區分男女厚薄了照亮，黝黑的肌膚和脖子上晒傷反覆脫皮的痕跡，是打混了整個春末至夏季的洗禮。

最後一次採收過後，季節便即將進入冬天，土地需要休息人也一樣，也是當初父親把整片麻竹筍園鏟平整地改種菜頭的因素之一。當然最主要還是賺錢考量，那時看天吃飯的農夫，投入農藥、人工、肥料等等成本，等著收成後才能獲利或者回收，更像一場豪賭。

父親站在一旁田埂，日頭很大但他的笑容爽朗，他的後方是我的哥哥們跟著。第一年改種的收成，每個菜頭都長得白胖圓滾，唯一煩惱的僅是採收工不足，只能假日動員全家大小協助農作。清晨露水剛在菜葉上盛盈圓潤了自己的光澤，我們的腳步便已經來到，隨著日出而驅散了山谷盆地之間的寒氣，農藥雖然噴灑還沒凍結所有的鳥鳴，偶有蟲聲噪鳴。

大地是孤寂而沉默，勞力工作在孩子的肩上剝奪了玩樂時光，好幾次我怨對整個暑假不曾野放自己或跟著同學到哪裡玩耍，他人討論相約打球游泳或者如何面對午後時光的無聊，我只能回以溫馴微笑和羨慕目光。儘管有許多不滿，但我學會順從，為了家裡的工作付出是理所當然，從我的哥哥們到我之間，列隊填寫補滿的家族進行曲。

那時的歲月沒有太多茲擾，世界是平的，從我的眼睛看出，只有小鎮光影、房間天花板的四格梅花花紋壁紙和少年維特的煩惱，三個支點構成世界隱約的投影，那時自我探索的標的，只想在心儀對象中得到成全，光想到牽手親吻全身都能為之顫慄，露出心癢的傻笑。偶爾在寂靜無聲的老家舊宅中醒來，午後陽光從遠方的潔淨穿透，彷彿從遙遠之地比方說台北坐了直升機過來。

直到現在，我才更為懷念起當時的單純，因沒有過多世事取捨而容易得到滿足，像是從沒逛過百貨公司的鄉下孩子，只要到鐵皮屋搭建的書局購物就能平衡慾望。

人手不足以致採收不及讓許多菜頭都開出黃色小花。外表看似沒有影響，品質賣價卻差了一截。從阿公那代便已經開墾的那塊土地上，一旁的瓦房變成工寮，放些農具和廢棄家具，牆上掛著我不曉得那個先祖的黑白照片，他們的表情總是嚴肅，不苟言笑，坐在太師椅上太像現代遺照，幼年的我總會擔心他們在我午睡醒來的空檔，當每個人都還在沉睡之際，對我微笑和說話。

瓦厝內堂的左手邊連著一進廂房，床板高疊及腰，底下放些雜物和器具，常擔心冬眠或避暑的蛇會鑽進裡頭躲藏。

是，我從小就是個喜歡想太多的孩子。也曾做過不是父母親生的惡夢，當疏離、不順心、鬧脾氣的狀態顯得巨大龐博，在我面前籠罩的身影遮住視野。那時母親的身體因為長年勞作和過於節儉，早早出現酸痛疲乏的肢體及哀腸傷胃，她喜歡嘮叨聊天，談些繪聲繪影的故事，搬弄一些情節，在小貪小惡的概念中縮小自己的世界，因為被錢佔據很多空間。

母親常說起當我還小、剛出生時，我們一家七口住在這荒山野嶺。我很難想像，我的兄弟姐妹們每天上放學該怎麼處理？光走路就要花費一個小時以上。

我出生沒多久，全家搬到山下鎮上。在第一個房子，隔壁緊鄰著開乾洗店的阿成和米店，那棟房子住沒幾年便轉給叔叔新婚一家，父親靠著一輛鐵牛車，夫妻兩人從早工作到晚，幫忙載運其他農友的麻竹筍下山賺起微薄利潤，日積月累買了新家。母親總喜歡說第一年過年期間，新家牆壁上貼了整面綠色孫中山百元新台幣裝闊，在元宵過後，那些紙抄都被阿公一張一張撕下送給叔叔和伯父，一點錢都沒想過留下給父親，把父親的錢都給了他的兄弟！也許那是個大同的世界？但母親當然不這麼想，她總是秤斤秤兩計較，別人和自己的得失。

在母親的故事裡，父親總是憨厚被人欺負的一方，我們家的鋤頭、鐮刀、鐵鎚、扳手、螺絲起子等等農具，伯父叔叔只要來到我家看到抽屜擺著就自己拿走，甚至弄壞耕耘機，都是叔伯他們操作出了問題導致，母親說到這些總是一肚子氣，看似是真的；或者她一直把它認為的事實當真。

當我更大一些之後，才理解母親把自己推理的部份和事實中間的過程全都拆散，直通變成語言，她的推測一定正確（就算沒有任何事實根據），家裡往後經濟出了問題都是因為父親不聽她的話。

母親喜歡碎嘴或許源於父權時代陰影，沒受過的多少教育的女子為了贏得別人的注意和聆聽，總得搬弄一些東西贏得他人讚賞。這是太過度簡化的標籤，但我不管，畢竟我有第一手觀察，甚至相對哥哥們我會替她找些藉口。

她仍有賴以學習的榜樣，比方說母親的大嫂，我的大舅媽，在母親國小畢業左右便掌控了外公一家的話語。每天天還沒亮，大舅媽便先用她尖銳的「么壽」把每個人喚醒，檢討著糖罐裡的糖是不是又被母親偷挖一把、或者雞籠裡的一頭小雞迷失在數算的過程原來隔壁的養的土狗嘴饞。

但在那當下，吃過中餐，我和哥哥都喜歡街上買來的便當，勝過母親為了節儉把昨晚剩菜剩飯裝進鐵盒；母親會把所有的剩菜和味道攪和一起，只要是可

入口的食物沒吃完她都覺得浪費。

母親小時過的很苦。她說念國小時，每天天還沒亮就得起床，到溪邊割草把豬餵飽才能上學，經常在飢餓的日子中跋涉。也許這是從我有記憶開始到現在，母親對食物和物品的眷戀如此深刻，對金錢如此信賴的原因；那彷彿是不僅是種能力，更是一種才華的表現。當有朝一日，母親如果能輕鬆面對自己的指掌能抓取的是多麼有限，而從指縫之中漏掉的那些又是無以丈量的歡笑或者維繫孩子的方式，或許我會輕鬆地跟她開這種玩笑。

但在那當下，吃過了中餐後我感覺疲憊，就算是吃著母親準備的食物，勞動造成的飢餓也讓我一口一口吞入，睡意催促了瞭望往後的光景，像是水洗過的蔚藍天空底下浮動著風，那時蜻蜓不曉得躲在哪裡。

兩側的門都開了，風流動著，灌了進來，微微晃動著牆上祖先的相框和瓦厝的牆腳。此刻我才能理解，原來在這麼久之後，才再次懷念起這些不可復返的景象。

房子因為已經沒人居住，廁所自然沒有功用。我們便在一旁鬆軟地上，挖了小坑大便，清爽之後再覆以泥土掩蓋，讓微生物、雨水自然風化變成土地的養份；除了下回大便時，總提心吊膽走過那一陀陀隆起地面的土丘。

睡醒後，午後的工作繼續，通常得到下午四、五點，一家子工作的出貨量才得到盤商的允許。第一年的菜頭是賺錢的，父親猜想著，若是把工人補足、農藥灑得更多、肥料施灑得更加密集，就能賺的更多。他勢必忘了估算孩子的出勤沒有薪資計算。

買了專門載運工人上工的發財車，每天清晨，那些阿婆或者阿公，聚集在家對面的馬路，等著母親把發財車倒車，讓他們一個接著一個，一邊喊著嘿咻嘿咻地翻上車體。他們老邁的身體工作時並不顯得俐落，也讓母親老在桌邊或者工作空檔碎唸其中一個老人家每次聊天都會停下手中彎腰割除菜頭兩端的鐮刀，彷彿她不停下來，笑話便跟不上，跟她對話的人會顯得溫吞而讓耳朵掛上五百公斤的砝碼。

暑假期間，我三天兩頭看著從省立圖書館借來的翻譯小說，楊絳的《唐吉軻德》卻始終遇不到桑丘，風車在我的腦海中打轉，巨大的木質葉片（在我的想像中始終是童話中那種溫暖質調），緩緩滾下了馮內果或者囫圇吞棗讀進的安部公房。

我日後裹挾的巨大哀傷中，那時便已透出些微端倪。

父親大量採購器具、車輛、耗資上百的農耕機，憑著前一年的獲利以為可以好轉。那年收成結束，父親平常用來計算的電子計算機隨著貨車晃盪摔在石子路上，被後頭耕耘機輾過立刻粉碎。那晚母親照例叨唸，父親的壞習慣導致計算機沒了，一個當初買上千塊（隨著科技進步，若是父親立刻衝去書局買台新的，頂多只有三、四百塊）！父親默默不說話，只要我幫他跑腿，到附近雜貨店買瓶台啤和 10 元花生下酒。

父親的沉默是抵禦母親叨唸最佳的利器。母親看似事事都有意見，事事都想出主意，卻總是躲在父親身後讓他執行。

母親唸了一陣子，從樓梯慢慢走到二樓客廳的電視前坐下，安心看著流行的鄉土劇捨去了意識及掙扎，在消遣的淨化中她的眉宇因為投入而略微緊縮，隨著劇情而起伏。

喝完了一瓶台啤，父親原本應該上樓睡覺。這幾乎是他每天的儀式和唯一的愛好之一。他曾對我說，自己每天多花的錢只有一瓶啤酒和 10 元花生，希望我們將來好好念書有番事業不要給他漏氣，出外讓人笑話。

父親的農業帝國那時還未翻覆，為了販賣農產方便他註冊了農產行，開出的發票收據需要蓋上名字印章，在外招搖時一群攀附的人總會叫他「董仔」，父親便咧開歡喜的嘴，臉頰上還有十年前在竹園裡被竹子意外戳穿留下的疤痕。

樓下傳來喧囂聲，父親的友人來訪。那人在隔年農工群中便看得到他的身影，父親和母親喚他「工得仔」，那個夜裡他帶來不曉得哪裡海釣抓到的鮮魚，母親一臉厭煩邊走下樓邊小聲碎唸，這麼晚到訪也不替主人家想想，都該睡覺了。

但到了樓下餐廳，母親轉換成歡迎的情緒，說人來就好，幹嘛還拿這麼一尾紅喉仔過來。母親接過塑膠提袋帶進廚房，弄了魚湯也紅燒了半尾，順便爆香炒個高麗菜。當她一再把菜端出時，彷彿最喜歡聽到客人說別再煮了，桌上的菜已經很多。

沒過一會，父親買了一籃啤酒回來。他們喝酒聊天喧鬧到深夜，母親會催促著我，到樓下跟父親說：「老爸，這麼晚了，怎麼還不睡覺？」她皺眉憤怒，卻從不自己站在第一線，隱約中，她也跟父親毫無二致了，極力想維護自己在外人眼中的形象。

父親最後上樓了，趁著酒意進房，母親已經躺在床上，在蚊帳中，闇黃的燈光照出棉被的外形。關上門後，父親欺上身，聽見母親不悅地拒絕，惱羞看似讓他有點清醒，開門出來的他看見我，責罵怎麼這麼晚還沒睡！他繞到隔壁房間，躺在床上，沒幾秒就傳出響亮的鼾聲。

母親是家中睡覺唯一不會打呼的，就連大姐，也會在疲憊的晚上，不自覺地在鼻腔中發出共鳴。

第二年夏天快要結束，菜頭的價錢雖然沒有前年好，整年的收成仍是賺錢的。趁著景氣大好，父親買了家旁的土地，也預計山上新大學開始招生之後，大學生將一路溜下山，在鎮上和學校之間稍微熱鬧的社區找尋租屋處。一整棟連攜毫無特色的透天厝，是父母新播種的美夢。

在一個雨天，全家人擠進小台的吉普車，父親開車帶我們來到這裡，已經接近完工的社區。母親指著前後左右四間房子，說這將給我們子女將來安家之用。母親還把我拉近，小聲吩咐別讓大姐聽到這只屬於我們兄弟四人；她的房子將來賺錢還會給她。

他們臉上的笑容如此天真，那粼粼細雨和透著寒風的溫度都融化不了。母親

打開後門，因為下雨屋後土坡滾落了一些土石，堆積在一旁排水溝及預定的花圃。母親唸著這樣的品質不能交屋，一定要讓建商把這處理好才好。會啦，後頭防土牆加上水泥應該以後下雨就不會這樣，父親說。一定要讓他們來處理，這樣不好！自己處理也是得花上個幾萬塊，母親說。父親不說話。

隔壁已經有人搬了進來，平面車庫停了房車，花圃的盆栽和小樹還在適應這裡的天氣和人情。「這裡好山好水，別擔心。」對著那些盆栽私語的當下，被母親看見，她露出困惑不解的表情，然後像受傷一樣把頭別過去，折回屋子。原以為她會跟父親討論，但日後問起，她卻像記憶被消除那樣，關於那天的細節、故事，她撿起地上施工工人忘記帶走的維士比空罐，她臨走前確認窗戶都有關好安然無恙，像是幫剛幼童穿好衣服害怕著涼受凍。也許那也表示，我們再也不會復返的體貼。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我抵達將來會是我成家立業的房子。

車子開出了車道，父親只用右手抓著方向盤。社區外緊鄰的大馬路周遭還沒有什麼店家，父親擘畫的遠景閃著美麗光亮的線條在陰暗的天空底下。那時無人能猜想之後的崩壞多麼迅速。

雨又開始下了，那台吉普車的車刷有點故障，只能發出尖銳的摩擦聲，一直伴隨著我們回到家中。

父親記帳的筆記簿寫著潦草的數字和記號，似乎只有他能讀懂及理解的密語。他經常在接電話時，隨興在手邊的紙張或農民曆空白的頁面寫上電話，等真的需要時往往無法尋獲解答。他會在翻開辦公桌的塑膠桌墊，看是否有被夾在其中的日曆紙，往往找到的是前一陣子某家農藥行的電話，或是一組數字，比方說 32、29，特尾 329，那可能是濟公師父或者誰告訴他們的明牌。

父親和母親，鑽研著一項特殊的數學習題練習。他們用手筆記下某些數字開根號，小數點之後的數字排列，在好幾本「天書」中宣稱，他們已經掌握六合彩開獎的公式密碼。他們經常花一整個晚上數算，熱心討論下一期的號碼，偶爾連同我的叔叔也是，他們自以為掌握了什麼秘密時臉上總會浮現自滿的喜悅，又像是坐在雲霄飛車上慢慢往上攀沿過程中，期待又興奮的表情。

我們從來不曉得他們賺了多少或者賠了多少。這變成往後兩人互相指控對罵的過程中，無法對質的摩擦。一個晚上，或許就是幾十萬、幾百萬的賭注了，他們常在開獎前十分鐘才緊急打電話給那邊神祕的組頭，像是考生總在最後一刻才交卷般的縝密。而當半小時過後他們對起正確答案，母親最常抱怨，又一個號碼看錯，或者又一個規律細節沒把握。比方說，開出 13 數字的下一期若是開出 21，再下兩期一定開出 07 之類的規則。

那時母親心情經常陰晴不定，菜色倒沒有因為簽中或賭輸而變化，至少，在我印象中總是那幾樣菜輪替，持續加熱到全部吃完為止。

種菜頭的第三年，工得仔加入農忙的工作。父母非常仰重他，他儼然是工頭，開車載工人往山裡或鎮郊平地工作（為了擴大規模，父親跟農會及親友租賃了不

少農地)，工得仔也會噴農藥及操作耕耘機，做事俐落，和阿婆工們相處愉快。

工得仔開著比父親還好的車出入田間，加裝檔泥板的大車碾過土地，隨著時間經過，隨著參與農事的日子翻落，他的肚子卻一天一天越來越大，奇怪的是臉部還維持著削瘦紅潤的樣子，黝黑的皮膚偶爾透出汗珠。一起工作的阿金嬉笑他是不是晚上吃的太好。他只是笑著回應，讓人意外擔心他的身體健康。

因為肚子越來越大，許多彎腰蹲下的工作他沒辦法加入，在那個時候，他總是站在一旁和他的工人們閒聊，緩和她們的焦躁的脾氣，把她們逗的花枝亂顫。她們更像是工得仔請的工人，儘管薪水是父親支付。

這些父親和母親都看在眼裡，雖然只是平庸的事，卻一點一滴地習慣而包裹，反而變得像再正常不過的事了。有時候逆光，也會讓人回想起平地的農田，越過鎮外廢棄水車的小橋，和卡在路中的土地公廟後便能抵達。一旁香蕉園的青蕉仍在樹上兀自成熟，那些阿婆們會帶著大人見過市面的語氣比擬著男性生殖器後割下幾串，彷彿是她們自家庭院般自然。

我坐在田邊的土丘吃中午的便當，寶特瓶裡裝的是一斤兩百的便宜茶葉泡出的茶水，但在許多日子之後，回想起那泡的過久而變得苦澀濃重的茶湯，都會提醒著我，仍有部分的自己困在過去仰望等待中午的風，從眉溪或者附近的筊白筍田輕拍著我的肩膀。

快點吃一吃，工作慢了，母親催促著我說。我知道，我說。工得仔不曉得跑去哪裡，當中午過後繼續工作，母親止不住一臉的不滿。但我們能怎麼做？只是讓汗水填塞鴨舌帽和額頭之間生成一股黏膩的潮溼，偶爾站起身搥搥酸疲的腰身。下午三點多左右，工得仔回來了。他從車上抱了一些飲料給我們，還有那些阿婆們喝，汽水、果汁或是椰奶加上阿比。她們解下斗笠脫掉完整罩住頭髮的頭套，咕嚕咕嚕地喝著，臉上透露著舒爽的神情。

只有母親一人仍繼續手邊工作，不肯停下。她手上的鐮刀迅速而俐落切除菜頭的兩端，已經收完了一列，拿著空紙箱把菜頭簡略分級後扔進箱中；那原本是我的工作。

休息完了，就快點來工作，母親在那吆喝著。

工得仔細眯著眼，也把這一切看在眼裡。他拍拍車上的灰塵，用鞋尖踢著四個車輪，拿著抹布把左右後照鏡都擦過一遍之後，阿婆們休息完了回去工作。母親才終於把頭上的斗笠摘下，用袖套揩掉額頭流溢的汗水。

我去大坪頂噴農藥，工得仔說。他說是父親打手機給他，吩咐他去做。母親說可以早點跟她說。我想，但妳不曉得跑去哪裡？就想說回來再講。下次可以早點跟我說，母親說。

那天一直工作到下午五點，扣掉中午吃飯休息時間，整整工作了八小時。其中一個愛抱怨的阿婆叫苦連天；她也是一邊工作一邊閒聊，總會停下手邊動作的那位。她抱怨著，這麼晚了才回去，飯都來不及煮。

發財車上只有我和母親，我坐在助手席上。天剛變黑，沿途的路燈像開睡醒的孩子，微弱地照亮著四周。

高中時從外地坐車回家，總會經過蜿蜒迂迴的溪谷，在山林繞行的產業道路，在黑暗中，在靜默無聲的溪谷和風颳的節奏裡，是多麼渺小。在那僻靜的山林裡，總會點亮著一桿路燈，照亮自己的孤獨。我總想著那臺野狼或是那輛房車，從車窗看出的緩慢身影，彷彿正在進行和自己對話的穿行。

母親開車時雙手總緊緊抓著方向盤，因為個子較小，身體總往前傾。我注意到，母親的眼角突然滲出眼淚，像是路邊有什麼飄忽而過的景致擦撞了她的回憶或柔軟的內心。

我有點尷尬，不曉得該說些什麼。那讓我想起自己也跟母親一樣，容易感傷。

我始終記得小時候母親被大哥頂嘴要她別再管他管好自己就好的印象。他們兩個的嫌隙日益擴大，彷彿大哥從叛逆期之後撐開的距離，再也不曾修補完整。母親躲進浴室，開了水龍頭，再水聲之中，我聽見她嚶嚶簌簌地哭著，那是我第一次聽見母親的哭泣。一開始還以為自己聽錯，耳朵貼著發霉的木板門，感覺裡頭流動的空氣，讓我也隨著母親的感傷而共鳴。

母親始終沒說什麼，儘管她發覺了我發覺的。在車子開回家之前，我們停了四、五個紅綠燈，在小鎮最熱鬧的街廓穿行而過，經過了警察局和日後因為地震而頹圯的西站大樓，在燈光後閃爍著熒熒亮光。仁愛路上的夜市那時依舊將自己徘徊成一條長龍，收容我想停下的目光。母親仍舊僵硬而執著地抓緊方向盤，起步總是有點突然而兇猛，在母親得開車的那段日子裡，這個毛病和習慣一直沒被校正。

車子停好，下車。母親提了一麻布袋的東西，裡頭裝了工作的農具和喝光茶水的瓶罐，她像個無事人，最終，只有疲憊的步伐映襯她的辛酸。

我們到家了。洗澡、煮飯、炒菜、看電視，讓一天的最後說服自己跟昨天一樣收尾。

父親的沉默越來越深，那時我不懂他糾結的心事為何，即便到了現在，也只能猜測或推估：農收不如預期，付出的成本遠大於收入，帳面上的數字資料，父親依賴著一本一本只有他能看懂的筆記；它們總在父親入睡時進入他的夢裡，用力敲擊他的太陽穴和眼窩。

父親的情緒越來越暴躁，一點小事可能就讓他大發脾氣。像是想找家裡的人發洩他在外積累的壓力；那一面，我始終不曾真誠面對，只有透過父親平日對友人講話時刻意堆疊的笑臉，和自己也總是在朋友群中當個脾氣很好的人般對待而理解。

夜裡，我從房間床上坐起身，剛才一邊看書一邊看到睡著。聽見房外傳來父親和母親說話的聲音。入夜之後，小鎮的街道很快趨於平靜，只有遠方汽車引擎高速運轉的尖銳聲響偶爾擦撞了聽覺，但漸涼的空氣裡都有股恬淡的想像，充斥著安詳的睡眠和「八千里路雲和月」的播放。

他們似乎正在討論著什麼話題，反覆說著怎麼辦，那筆錢應該怎麼要回的話題。我坐在床上，靜靜聽著，母親開始責罵父親，情緒高張之後，便是無法停止

難聽的咒罵。

我坐起身，不曉得該不該推開房門，走出去。或許母親就會停下，問我這麼晚還沒睡在幹嘛。

然後我聽到響亮的一聲巴掌，母親楞了一下，接著便像個孩子嚎哭了起來。

我當下的直覺反應是得去護著母親，雖然不曉得他們起爭執的原因為何。他穿上外套，彷彿房間外是低於 10 度的氣溫，快步穿過二樓的走廊通往客廳，電視的聲響和光亮透亮了空間。他們一定待在那裡，我急的快要哭出來，只想快點擋在父親面前，以免母親挨上第二個巴掌。

電視正播放著中視花系列劇場。茶几上放著兩個杯子，裡頭裝著母親私釀的梅酒，和一些鹹酥雞。

母親的臉紅了，但不是因為挨了巴掌，而是我和哥哥若買了這些炸物宵夜讓她看到，總是一頓不厭其煩的嘮叨，現在她卻一口一口吃著，配著梅酒喝下。看起來不像剛才聽到的狀況，父親的臉上因為喝多了酒，泛起了心情愉悅的紅暈。

這麼晚還沒睡？.....怎麼了，眼睛紅紅的，做惡夢了？母親說。

我搖搖頭。我以為.....，我說。

以為什麼？

沒事。可能做夢吧。

母親遞給竹籤，說剩下的都給我吃好了。但炸的東西對身體不健康，平常還是不能吃太多。她依舊沒忘記補上。

坐在那裡一邊吃著食物，一邊陪父母看電視。雖然沒看過前面的故事，但也曉得席曼寧飾演的壞女人正在挑撥男女主角之間的感情。

年紀還小的我，只要有零食餵養便容易滿足，更何況是鹹酥雞這類平常不易吃到的宵夜。

吃完之後，母親說還買了幾顆肉包當明天早餐，老闆是個老芋仔的學校老師，店就在國中後面，據說新開沒幾個月。

今晚的事情，別跟你哥他們說。母親臉上閃過曖昧含糊的笑容。

家裡的書，大多是已經在念大學的大姊買的，許多都是勵志型或知識性的歷史書籍，像是《心靈雞湯》或者記述紀曉嵐的歷史小說。那天在大姊的書架上，我翻到了一本沒有署名作者是誰的小說《無夢時代》，看起來像是影印店翻印後裝訂。

翻了其中幾頁之後，像在迷宮中打轉一樣的故事，切成好幾個片段像是把不同香腸、青椒、茄子、屋外雜草、蜻蜓翅膀和菜頭葉一起丟進鍋子裡燉煮。我的敘述同樣，我也無法掌握那本小說的氣味；我相信氣味的存在，在那些名聲鵲立的得獎小說作品中，有些只有通順的敘述而沒有氣味。

偶爾會出現這樣的文本。當我閱讀經驗不夠時，彷彿世界因而不夠遼闊，為我揭開的道路都像牆壁粉飾難解的光芒。像是《北回歸線》，當高中時代我一個人閉鎖在高中宿舍裡用幾乎一個晚上讀完仍不懂為何被當成禁書，小說的敘述和

文字的力量壓低了深夜宿舍裡晚讀的哀禱，剩下拖鞋汲著地板的聲響吸付四周。

我把那本小說丟在一邊，它被廢置的意義從那時候存在。

父親叫喚了我，問我聯考準備的如何。他來到我的房間，桌上參考書之外便是那本小說。

別花太多時間看那個，考試快到了。

我知道。我說。

我以為他會走近，摸摸我的頭髮，拍拍我的肩膀。但他只是站在房間門口，像在檢查四個角落是否漏水那樣凝視著。

下午有空？如果書還沒念完就繼續念。父親說。

書怎樣都念不完，我沒跟父親這麼說，只說有空。那待會去換個衣服。要去哪？

去金剛山。

父親檢視著牆上西曬留下的陰影，他用手觸摸，以為是可以擦拭乾淨的塵埃累積，他的手指搓揉之間也落掉了一些溫度。他回到自己房間，久違地按下電動刮鬍刀的按鈕，刀片像在崎嶇的山路中旋轉。

換好衣服，我坐上貨車。媽呢？我突然想到一整天都沒看到她。她先去金剛山等我們。

金剛山是個外地人來到山裡開的道場。說是道場，大概只有石子地停車場那尊觀音相顯得氣派，隨著長年風吹日曬雨打，即使是慈悲的觀音都彌補不了臉上粉落的脫妝。

道場的擁有者一直搞不清楚是哪一位。父親說是好幾個人出資，都從台北下來，他們找了好久才找到一塊風這麼好的風水寶地，什麼左青龍右白虎，道場後方有個穩靠山壁。平常幾乎都是一個叫洪仔的中年男人負責打掃和看顧，那些台北人都在假日風塵僕僕開了幾個小時的車來到這裡清幽散心，彷彿這不是個修行的地方而是度假用的民宿。雖是深山野嶺，仍須找個人固守，偶爾有路過的農友或是迷路想借廁所的外地客起了貪心，也許是大雄寶殿裡那三尊金光閃閃的佛像讓人著迷。

金剛山也不是這座山的名稱，也許他們覺得在入口處的大石紅漆上這三個字自有佛法莊嚴的意義。金剛山只在半山腰，再往上盤旋到了山頂，便是父親的菜頭田。

每次經過停下，父母通常為了明牌而來。那麼洪仔像有通靈體質，幾乎每個晚上都有濟公活佛託夢給他，但卻不明講數字，簽幾號就能讓信男信女發大財。濟公也喜歡暗著來，擺明了天機不可洩漏，祂會在洪仔的夢裡擺了一張椅子上頭有尾活魚，魚的左臉有三跟鬍鬚右臉沒有，這樣猜一組數字。父親和母親經常跟洪仔進行類似的解謎，在一杯茶過後，或是吃了幾顆水果。

大地震發生那晚鎮上房子倒了大半，連老家那棟住宅的主要樑柱都出現龜裂剝損，樓梯被切成兩半，像是技術不好的人切歪了蛋糕。那時在外讀書的我只能在中夜中被停電的恍惚中搖下床，一些人穿著短褲拖鞋甚至打著赤膊擠在宿舍穿

廊收聽廣播，即使開始有人流傳是阿共仔打來了仍沒什麼危機感地凝望著無燈無風的台北，世紀末的感覺或許僅只如此，假使隔天就是世界末日了（靜悄的台北城確實很符合電影中形塑的風格，街道幾無行人遊走，地上報紙翻飛著昨天的頭版）。

後來才曉得一家老小隔天擠到金剛山的道場避難，至少那裡幾乎沒有受損，飲水食物短期不虞匱乏。幾天後回到迢遙路碎的小鎮，一同在外讀書的三哥在車站先買了一些乾糧以備應急需要。回到家才跟著一起上金剛山，隔天吃早飯前一同做了一個小時的早課，屈坐在佛堂前唸禱對我毫無意義的經文。

父親開車途中經過五金行，下車買了一捆繩索、鋸子和打火機。

山路兩旁的雜樹林密生著比人還高的姑婆芋，晃盪的樹葉間總給人溼淋淋而陰暗的線索，沿著透出微光間隙穿行的彼端有著鬼魅蹲距遠方，而祂的視野緊盯著我們。喀啦、乒砰，是貨車行駛在石頭路上碰撞的聲響，身體跟隨著彈跳。一路上父親沒有多說什麼，或許是心情好，開始吹起口哨。但我轉念一想，通常父親唱歌，都是唱著有點五音不全的台語歌。我從原本盯著窗外蕨類植物的雙眼看著父親，他的臉呈現凜然的表情，像正下定決心之前，反覆被困惑和猶豫嚙咬，痛苦的痕跡流糾結在嘴唇和眼角。

洪仔在庭院打掃落葉，看到我們走近說人已經在裡頭。黃昏和夜晚交接的天色中，風吹響整片山林彷彿它們正在說話。整個空間是蕭瑟的剪影，鳥群飛越樹林頂端歸巢，黃昏出現的搖蚊呈現一群盤旋。

我和父親走到佛堂，母親已經待在哪裡，臉頰紅燥像是剛才工作完了一樣。工得仔跪在座墊上，乍看之下我以為他正在全心禮佛。但走近才曉得，他好像留下了鼻涕眼淚，雙腳的腳底一片赤紅，母親手上拿著一根裂開的竹子，我便意識到怎麼回事。

他還沒說？父親問

還沒，一直說自己沒做！母親氣憤地又拿起手中竹竿揮打工得仔的腳底。工得仔挨叫了一聲，哭喊著：我真的沒做啊，董仔！我真的沒拿那些錢。

這時母親才看到跟在父親身後，她非常不悅，問父親為什麼帶我來。

他在家，也沒在幹嘛。更何況這些事情都跟他們以後有關，不帶他來要帶誰？

你不會帶你那兩個兄弟，平常都要我們幫忙犁田，現在這點小事情，一家人不團結，錢怎麼可能討的回來！

父親只能僵在那不說話，臉色陰慘。不然現在帶他回去！父親落下這句狠話。

不用啦！生雞卵的無，放雞屎的有！母親決定要我靜靜地站在一旁就好，不要亂講話，也不要吵鬧。

工得仔面前放了一本小冊子，母親催促他開始唸禱：「觀自在菩薩。行深波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

大聲一點！這麼小聲是講給蚊子聽嗎？母親又一擊打在工得仔的腳底板上。

「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在工得仔反覆唸了三、四次之後，他依然堅持原先的答案，父母的耐心看似漸漸用完，他們看似非得要他承認不可。

我看這次要用強的了。母親說。

父親掏出剛剛買的繩索把工得仔綁緊在椅子上，用打火機燒烤他的小拇指，他們仍有點良心考慮，並非要斷了他的手腳，終生殘廢。但那小拇指就算燒得微微焦黑，甚至散發烤肉的香味，血水滲出表層，工得仔仍只有求饒、哀號，以及說他絕對沒有從中拿半毛錢走。

一百多萬是自己長腳會飛會走？母親仍舊追問著細節，她的髮絲紊亂，全身因為激動而微微顫抖，隨後她扶著牆角嘔吐，她嘔出了昨天的晚餐（也許今天早上才入腹？）、一團團的碎紙和胃液，剩下的便是乾嘔，臉色發青。

工得仔說他怎麼知道，錢又不是他在管的，都是父親經手。

但工錢是交給你發放，還有農藥行說現在都沒收到貨款，那些都給你了，把錢都給你了。父親說。

是那些人拿了錢卻沒說實在話！

騙我這呢多。

父親拿著鋸子，手微顫顫地鋸著工得仔的耳朵，鋸出了一點傷口後，父親就停了下來，再也無法進一步動作。

換個所在好了，母親說。

他們壓著工得仔上了貨車，兩個人都換上塑膠雨鞋像是要到田裡工作。洪仔不曉得走去哪裡，佛堂的燈都亮了，那幾尊佛祖也都把一切都看在眼裡了吧？但是反覆念誦經文並沒有帶來淨化的效果，不管是父母，或者工得仔。

車子往山頂方向走去。母親和工得仔待在車斗，車上也有鐮刀和鋤頭，隨著身體震盪的黑暗中，山路被車燈照亮的前方才顯示一抹竹林或是猙獰的山壁，我在驚慌中反而希望永遠不要抵達，之後便預示著再也無法復返的可能。

曾經從外地返家途中，夜裡，只有我和父親同行。他說要前往某地找朋友，我以為又是到海產攤飲酒吃食當然興然期許。車子開到了縣府所在城鎮，在一座體育館旁的路邊停下。夜深了，父親打了電話給他的朋友，說已經到了附近。

我們走進體育場的操場，洞開的門戶開放附近民眾運動，仍有人三三兩兩地牽著狗或走或跑。父親的朋友是位女性，當時還以為洞悉了父親的另一份情，關於文學和情慾橫逆我懂了幾許，透過文字渲染，但只有在現實中才更能理解自己的無能為力。

我帶著興味表情在旁時而有無聆聽，話語在夜的溫度降低了高度，一切都沉緩而仔細，連那不斷吠叫的大狗都是；沒有人抗議，也沒有人被弄得心浮氣躁，操場盡頭的黑暗傳來踢罐子的啞啞清亮聲響，我們都回過頭去看。

父親和那阿姨（當時只能這麼叫她），總是在談論命理的問題，眼前這位高

瘦穿著長袖棉長褲的女人，像是曾在哪裡和父親碰面，他理解了父親的所有的前世今生，以及碰到的種種劫難。她擺出一副在家居士的姿態，父親虔誠聆聽，時時問及那麼應該注意什麼。幾次瞬間，我總以為女人會叫父親拿出錢來，買個石頭或是高價的蟾蜍就能招來財運，那時我會記得拉住父親的手，盡量婉轉但註定無禮地說：「那看起來不值得花這麼錢。」但直到面談結束，女人都沒有讓父親掏錢，甚至給個意思意思的紅包都沒有。反而是我，他們終於注意到我，問起我有沒有什麼煩惱？

我想了一下，說肩膀身體經常僵硬。但那是理所當然，耗在大學宿舍裡日夜玩著電腦遊戲，固定的姿勢延長著手臂，螢幕的光亮照得臉色慘白宛如另一個世界的生者。

女人要我在她面前迅速旋繞手臂。想像自己是架行進的風車，不僅用臂而且繞著橢圓跑著，她要我尋轉手臂再快一點，路燈的陰慘拉出了分離的影子，離心力效應分出了附在我肩膀上的女鬼或怨靈，當然是根據她事後說明得出類似的論證。

幸好我的祖先一直守護著我，她幽幽地說。是不是小時候去過水邊差點有溺死的經驗？印象中沒有。那最近幾個月去過溪邊？沒有。但我看到你的左肩有個溼淋淋留長髮的女孩。該不會是你的前女友？你的左肩應該比右肩更僵硬？還好。

她這麼一說，我只能無限遐想自己的離去造成傷害。在回程路上，父親的困惑或許得到舒緩，但他始終不能擺脫自造的劫難，往後求神拜廟禮佛始終在自己的迴向中打轉，那幾年的夜光分娩出父親虔敬的晚課和長時間困在佛堂的自囚。我始終很想知道，在那些時間裡，唸誦經文的片刻和從頂樓瞭望著屋外街景的空檔，父親內心的呢喃會是什麼？

車子終於停妥，車燈開著，他們把工得仔趕到前幾天已經收成完畢的菜頭田裡，半身仍埋在土裡的菜頭腐爛著滲出湯汁肉泥，那在採收之際便已經註定酸臭命運，車燈照在他們身上，山中夜裡的寒氣從口中呼出成形。也許是為了洩憤也為了羞辱，工得仔的頭被壓在地上，左臉及左邊碰觸著腐爛的菜頭。他左耳的傷口已經結痂，看似會很快好起來。

父母一邊咒罵著他喪盡天良、狼心狗肺，對他這麼好卻受到這樣對待；但他們苦無證據，也不曉得該如何處理。母親攤開了他的嘴巴，把裝填農藥的漏斗塞進他的嘴巴，將土一把一把地灌進他的嘴中，幾乎沒有吞嚥而吞入肚內。

呷錢！這麼會呷，就讓你多吃一點！工得仔圓滾滾的肚子變得更大，最後父母把它丟在山上離開時，他的肚子表面鼓壯得像加了水泥塗料般堅硬。

隔天和之後的農地裡，再也沒看到工得仔出現。父母在那年冬天跟兄姐們說被工得仔拐走了一百多萬的事，那時大家只覺得困惑不解，為什麼會被騙走錢？那他人呢？從此找也找不到了？而母親沉浸在咒罵和氣憤他不得好死的循環之

中，父親仍舊保持沉默，他的眼皮抽動著，或許是想起那晚的事情——但往後不管我怎麼跟他們確認，他們都說我念書唸的太累了，大概又做了惡夢。

第三年的菜頭田裡，原本採收時密集出現的紅蜻蜓都沒了蹤跡。反覆噴灑的大量農業終究蓄積成為毒害，蟲鳴鳥叫只在田地邊緣掙扎，剩下害蟲培養了耐藥性，還受到天災等等因素影響，菜頭的品質不像第一年那麼好，一拔出土，常是坑坑疤疤遭受蟲啃或田鼠嚙咬。

父親的身影日日漸漸萎縮，以我們習慣的速度告別，只有在最後愕然中斷時讓我感覺詫然。

一兩年後在小鎮市場旁看到工得仔出沒，他依舊開著那台闊氣大車，灰塵積了厚厚一層，他下車，步履正常，肚子已經回到正常中年人狀態，他看見我，但似乎不認得我，雖然瞬間露出搜尋記憶的表情，但下一秒鐘又恢復平靜。他的小拇指上半段像失去感知能力的黑色指節，還留著下來。

從菜頭田的尾端，彼時，總能瞭望著小鎮的光景，一格格的小房子和在馬路上緩緩穿行的車輛，遠方的稻田直碰到山腳而歇息。